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YEXING DE HUHUAN

野性的呼唤

(美) 杰克·伦敦 著 解凯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YEXING DE HUHUAN

野性的呼唤

(美) 杰克·伦敦 著 解凯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盛 夏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性的呼唤 /（美）杰克·伦敦著；解凯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513-8
I. ①野… II. ①杰… ②解…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
—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9741号

野性的呼唤

（美）杰克·伦敦 著 解凯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6

字 数：269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513-8

定 价：26.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白 牙

第一部 原 野

一 跟踪狩猎.....	3
二 母 狼.....	10
三 饥饿的嚎叫.....	19

第二部 生于原野

一 獠牙之战.....	30
二 兽 穴.....	38
三 小灰狼.....	45
四 世界之墙.....	50
五 弱肉强食规则.....	59

第三部 荒野之神

一 生火者.....	64
二 管 教.....	72
三 局外者.....	79
四 神的踪迹.....	82
五 契 约.....	86
六 饥 荒.....	93

第四部 超 神

一 同类之敌.....	100
二 疯 神.....	108
三 血海深仇.....	114
四 鬼门关.....	118
五 难以驯服.....	127
六 慈爱的主人.....	132

第五部 驯 服

一 漫漫长路.....	143
二 南 方.....	148
三 神的领地.....	153

四 同类的召唤.....	161
五 睡梦中的狼.....	166

野性的呼唤

第一章 进入原始的荒野.....	175
第二章 棍子与牙齿的法则.....	184
第三章 原始野兽的统治欲.....	192
第四章 谁赢得了统治权.....	204
第五章 拉雪橇的劳役.....	212
第六章 为了一个男人的爱.....	224
第七章 呼唤之声.....	235

白 牙

第一部 原 野

一 跟踪狩猎

昏暗的云杉林紧紧皱着眉头矗立在结冰的河道的两边，刚吹来的一场大风把铺盖在树木表层的白霜刮得干干净净。这些树木好像是相互倚靠在一起，在那渐渐暗下的光线中显得灰暗而凄凉，有一种让人不祥的预感。茫茫大地上万籁俱寂。大地本身也有着一片荒凉并显得毫无生气的迹象，丝毫没有动静，拥有的也只是一种寂寞和凄凉，让人不觉中就产生一种无比悲凉的感觉。这其中还隐藏着一种笑声，是那种极其可怕的笑声——就如斯芬克司的微笑一样，全无欢乐可说，冷若冰霜，透露出一种毫无疑义的阴森和狰狞。那是永存的宇宙在用它那娴熟精细而又不可言传的智慧，嘲笑无劳而又艰苦的生命。这就是“荒野”，是那种拥有着原始野蛮而又冷漠无情的“北国荒野”。

但是在这片大地上确实存在着生命，有着敢于藐视一切的生命在反抗。沿着被冰封住的河岸，有一队狼狗正在困难地跋涉前进。在它们硬而短的毛发上挂满了白白的厚霜，那是因为它们的嘴里只要一呼出泡泡形的水汽就会在空气中凝结成冰状的霜，然后慢慢地飘落到它们软茸茸的身上，就变成了晶莹而透亮的白霜。这些狗的身上都套着皮质挽具，再由皮带套到身后的滑雪橇上。用结实的桦树制作而成的滑雪橇，没有像普通雪橇一样整个橇面停靠在洁白的雪地上滑，雪橇的前端像纸卷一样向上卷起，为的是向前推进时能够更加方便。像波浪一样的白雪在雪橇前面涌起来并且翻卷着。雪

橇上面系着一个又长又窄的长方形箱子。除此之外，在雪橇上还放着一些物品——几条厚厚的毛毯、一把斧头，还有一个煎锅和一个咖啡壶。不过其中最明显的且占据着大部分空间的，还是那个又长又窄的长方形箱子。

在狗群前面走着的一个穿着宽大雪鞋的男人，步伐艰难，跟在雪橇后面的还有一个男人。第三个人躺在雪橇上面的箱子里，他的跋涉之旅应该已经结束了——已被“荒野”征服、打败，再也不能动弹，不能抗争了。“荒野”讨厌运动的事物，生命是对它的一种冒犯，那是由于生命的本身就是运动。运动总要被“荒野”毁灭，水面被它封住，不让河水流进浩瀚的大海；它让树皮里渗出树液，完全把大树给冻死。然而，最可怕、最残酷的是“荒野”不断地折磨，将人拖垮，最后使人臣服于脚下——在所有生命中最不安分的因素是人，他们一直持反对态度及所有运动都将归于安静。

但在雪橇的一前一后，两个将要死去的男人还在无所惧怕、坚韧地跋涉着。他们将用毛皮和鞣酸制软的皮革裹在自己的身上。他们嘴里呼出的水汽凝结成亮亮的晶体，沾满了双唇、面颊及睫毛，弄得看不清面目，看上去犹如戴上了一张鬼画符似的面具，像极了那些为某个幽灵举办葬礼的地府里工作的司仪。但在这所有的表象之下，他们却是人间的人，正在穿越那荒漠冷寂和嘲讽他们的大地。他们是一个小人物，却一心想着去冒大险，想和太空一般毫无生气、深不可测的强大世界一决高低。

两人继续向前面行走，默默无声，为了节省体力。周围一片寂静，像是一种无形的压力驱赶着他们。那种东西侵占着他们，就像深海里的多种气体袭击着潜水员的身体一样。不可改变的天意和广袤无垠的荒原把他俩压得透不过气来，把他们压到自己灵魂的最深处，像挤牛奶一样，把人类灵魂最深处所有虚假的热情和高傲，以及高估了的自我价值统统挤压出去，直到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意识到自己只是些微粒和尘埃，在鲁莽而强悍的大自然面前，只能靠着小小的聪明和蹩脚的花招慢慢地向前移动。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白天的时间非常短，这种天气又没有阳光照射，淡淡的光线慢慢变暗。这时，一声微弱的嚎叫从远处传来。叫声越来越凄厉，直冲云霄，一直到达最高音的顶端。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声音开始打战，然后就又慢慢消退，让人慌张。如果不是声音里带有难挨的饥饿感和某种悲哀的凶残，你很可能认为那是一个迷路的幽灵在苦苦地哀怨。走在前面的那个人转过头看了一眼后面的人，两人的目光直接透过那个狭窄而长的箱子上方，互相地点了点头。紧接着又一声嚎叫传了过来，像针尖一样尖利地刺破四周的寂寞。两个人都能很好地确定声音的位置，就在后面他们刚刚走过的广阔雪地的一个地方。第三次叫声是回应，也从他们的后面传来，在第二声的左侧。

“比尔，它们是追着我们来的。”走在前面的那个人说。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失真和嘶哑，显然说起话来给人一种吃力的感觉。

“食物太少了，”同伴回答，“这几天下来连个兔子影儿都没了。”

从这之后他们没有再说什么了，然后两人都竖起了耳朵倾听身后不断传来的追猎声。

黑夜开始降临了，狗群被他们赶进了河道边上的云杉林中，停下来开始准备宿营。放在火堆旁边的那口棺材，被他们当做板凳和桌子来使用。在远离火堆的地方，那群狼狗聚在一起，互相打闹着、嚎叫着，一点儿都没有要钻入黑暗中的意思。

“亨利，在我看来，它们离营地应该只有相当近的一段距离。”比尔说。

亨利蹲坐在火堆旁，然后把一块冰放入咖啡壶，点了一下头。然后坐到棺材上大口地吃起来，在这之前他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哪儿才是安全的藏身之所它们是知道的，”他说，“与其被别的东西吃掉它们，还不如它们去吃掉别的东西。那些狗非常聪明。”

比尔摇了摇头：“哎，这事我可不知道。”

同伴都很好奇地看着他：“我们还是第一次听你说它们笨呢。”

“亨利，”比尔故意地用力嚼着豆子，“在我喂它们的时候你可看见它们乱跳的样子啊。”

“相比以前它们更加烦躁了。”亨利承认。

“亨利，我们有几只狗？”

“六只。”

“嗯，亨利……”比尔停了一会儿，为了使自己的话显出更大的分量，“亨利，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有六只狗。我从袋子里面拿出六条鱼，给每只狗吃一条鱼，但是，鱼少了一条，亨利。”

“你数错了。”

“我们有六只狗，”比尔心平气和地重复着说，“我拿出了六条鱼，但‘独耳’狗没有吃到，然后我又回去给它拿了一条鱼吃。”

“亨利，”比尔接着说，“我并没有说它们全是狗，但有七只的确吃到了鱼。”

亨利停下来吃东西，目光向火堆望去，数着对面的狗。

“现在仅有六只。”他说。

“另一只我看见穿过雪地跑掉了，”比尔冷静而又确切地说，“我看见七只。”

亨利很同情地看了看他，说：“等这次行程结束后，我想我会高兴坏的。”

“什么意思啊你？”比尔追问。

“我是说你被我们的这车行李弄得神经兮兮，都开始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物件了。”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比尔郑重地回答，“因此，在我看到它走过雪地的时候就注意查看了，还真发现了它们的踪迹。然后，我数了一下，还是六只。那边的雪地里还留有它们的踪迹。你想去看看吗？我可以把你带过去。”

亨利没有回答，只是不停地嚼着嘴里的东西。吃完东西后又喝了一杯咖啡，然后用手背擦了擦嘴，说：

“那么你认为它会是——”

这时，一阵悠长而凄惨的哀嚎声从黑暗中传来，打断了他的话。他停了下去仔细去倾听，然后指了下叫声传来的方向接着把话说完：“——是它们其中的一只吗？”

比尔点了点头：“你自己不是也注意到了狗在乱叫，我认为是的。”

回应和一声声的嚎叫声接连不断地传来，把寂静的夜晚弄得一片混乱。叫声从周围传来，狗也表现出害怕的样子，快速地挤作一团，凑到火堆的前面，热火都把毛给烤焦了。比尔又把木柴往火堆里添了些，然后点着了烟斗。

“我看你有点儿垂头丧气。”亨利说。

“亨利……”他吸着烟斗，思考了一会儿，接着说，“亨利，我在想他将来会比你和我都要幸运得多。”

他用拇指往他们坐着的箱子指了指，表示说的是里面的第三个人。

“亨利，你和我，在死后能有充足的石头埋盖尸首，不让狗靠近我们就已经算幸运了。”

“但我们能和他比吗？我们既没有钱，又没有人，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亨利回答说，“我们连一个像样的葬礼都操办不起。”

“亨利，我弄不明白的是，像他这样一个家伙，在自己住着的什么地方怎么说也是个贵人或者高官，不愁睡不愁吃，为什么要跑到连上帝都遗弃了的地球边上来受苦受难——这正是我搞不懂的事。”

“如果他要是守在家里，很可能会活很久。”亨利表示赞同。

比尔张开嘴刚准备要说话可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像高墙一样的黑暗从四面八方把他们完全包围住，他向黑暗处指了下，那里黑乎乎一片，只有一双闪闪发光的像火炭一样燃烧的眼睛依稀可见。亨利点着脑袋慢慢数着第二双、第三双眼。营地被一大圈闪光的眼睛包围了。不时会有一双眼睛消失或移动，过一会儿再次出现。

狗越来越急躁，突然掀起一阵恐惧，一下蹦到火堆旁边，蜷缩在两个男人脚前。由于互相赶着往前蹿，其中有一只狗被撞倒在了火堆旁，毛被烧着了，它又痛又恐惧地大叫起来，空气中散发着一阵阵

被烤焦的味道。这一阵骚乱使那一圈圈眼睛不时地变换，甚至还向后退了一点，但是随着狗们安静下来，它们也慢慢地安静下来了。

“弹药没有了，亨利，真倒霉。”

吃晚饭时比尔在雪地上面放了一些银杉枝。现在他已经把烟吸完了，正在帮着同伴伸展开那些毛毯和毛皮，然后把它们铺在云杉枝上面当床用。亨利咕哝了一声，开始把鹿皮鞋带解开。

“你说还留有多少颗子弹？”他问。

“三颗，”比尔回答，“多么希望是三百颗啊，那样我们就能给它们点厉害瞧瞧了，真他妈的！”

他朝那些发光的眼睛愤恨地挥了挥拳头，然后在火堆旁把他的鹿皮鞋放下。

“我多么希望这寒冷的冬天赶快过完，”他继续说，“已经有两周连续达到零下五十摄氏度了。我还希望这次旅行从来没有开始，亨利，这种情形我不喜欢，不知怎的，总感觉不大对劲儿。不管会怎么样，我还是希望，希望这次旅行已经完成了，我和你现在就坐在麦格里堡的炉火旁玩纸牌——这就是我的愿望。”

亨利咕哝着钻进了被窝。他打着呼噜，同伴的声音把他给弄醒了。

“亨利，你说，在那个家伙过来抢鱼时——这些狗为什么不咬它呢？这个问题我一直在琢磨。”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东西在困扰你，比尔？”亨利快要睡着时回答，“以前你可不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把嘴巴闭上赶紧去睡觉，明天一早一切都会好了。你胃不好，这才是真正应该困扰你的事情。”

两个人并排盖着同一条毛毯睡下了，呼吸很沉重。火苗越来越小，同时，那些把营地围成一圈的发光的眼睛也越来越近。狗恐惧地聚集在一起，看见有眼睛慢慢靠近。它们就会不间断地发出威慑性的嚎叫。它们的叫声有一次把比尔给惊醒了。他小心谨慎地爬出被窝，小心地往火堆里添了点柴火，害怕吵醒亨利。当火再次燃烧起时，那圈眼睛又向远处退了一些。他朝那些聚集在一起的狗瞧了瞧，擦了擦

眼睛使自己看得更清晰一点，然后又钻回了毛毯里。

“亨利，”他说，“噢，亨利。”

被叫醒的亨利，发出不高兴的咕哝声，问道：“又怎么啦？”

“没有什么，”比尔回答说，“只是现在又是七只了，我刚刚数过。”

听了这件事，亨利咕哝了一声，然后又睡去了，并且打起了响鼾。

早上先醒的是亨利，同伴被他从被窝里叫了起来。即使已经六点，离天亮也还有三小时。亨利摸着黑准备做早餐，比尔把毛毯卷起来，准备去装雪橇。

“亨利，你说，”他突然问，“你说我们总共有多少只狗？”

“六只。”

“错。”比尔确定地说。

“又变回七只了？”亨利问。

“不，是五只，跑掉了一只。”

“真是见鬼了！”亨利生气地叫着，把正在做着的早饭丢开，过来数狗。

“比尔，是的，”他断定地说，“‘胖子’不见了。”

“这家伙就像闪电一样一溜烟跑开了，我们没看到。”

“这下可没得救了，”亨利断定，“它肯定是被它们活活吃掉了。我敢打赌，它一定痛得直叫，当它们把它吃到喉咙里的时候。他妈的！”

“它本来一直都很傻。”比尔说。

“可没有一只狗会傻到以那种方式去送死的境界。”他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在狗队里打量着那些剩余的狗，并马上概括出了每只狗最明显的特征，“我保证剩下的几只都不会那样做的。”

“把它们从火堆旁赶走用棍子都不行，”比尔表示赞同，“我一直认为‘胖子’出了什么问题。”

这就是在北国荒原的小路上对一只死去的狗所做的悼词——这悼

词跟其他许多狗、许多人的悼词相比起来，已经算长了。

二 母 狼

吃过早饭后，两个男人把几件轻便的行装系在雪橇上，转身离开还在噼啪燃烧的火堆，钻进了黑夜之中。刚上路就传来了那凶狠悲惨的阵阵叫声——这些叫声穿透黑暗，彼此间寒冷无情，而又相互地回复着。他们不再谈话，天在九点亮了。中午时空气开始变得暖和了，南边的天空变成了玫瑰的颜色。一个凸起的山丘把中午的阳光照不到的北面和普照的南面分成了两个世界。但是玫瑰颜色很快就消退了，昏暗的光线延续到下午三点，也消退了。然后，北极的夜幕便覆盖了这片寂寞孤独的大地。

夜色开始变深，后面和左右的追猎之声慢慢逼近——越来越接近，使得正在艰难拉橇的狗们一次又一次涌起阵阵惊恐感，时时会感到慌张。

一次这样的慌乱过后，亨利和比尔又重新把狗套到了挽具上。比尔说：

“希望它们能在别处碰到猎物，而使它们不要再纠缠我们了。”

“它们确实很让人神经紧张。”亨利同情地说。

在扎好营帐之前，他们什么话都没再说。

弯着腰的亨利正在往煮豆子的沸水里加冰，突然听到“啪”的一声，紧接着是比尔的尖叫声和狗群中发出的尖厉刺耳的嚎叫声。亨利大吃一惊。他急忙站起来，刚好看到一个穿过雪地消失在黑暗中的模糊身影。然后他看见站在狗群中间的比尔，半是丧气半是得意，一只手提着晒干的大马哈鱼的尾巴和一截身子，另一只手握着一根大棒。

“让它咬去了一半，”比尔说，“不过也被我棒打了一顿。你听到它的尖叫声了吗？”

“它长得什么模样儿？”亨利问。

“没有看清。只能看见有一张嘴、四条腿、一身毛，和其他狗没什么不同。”

“一定是一只被驯化了的狼，我认为。”

“不管是不是完全被驯化了，反正在吃饭的时间吃掉了一份鱼。”

那晚吃完饭，他们吸着烟坐到长方形箱子上，那一圈发光的眼比以前更加接近了。

“多么希望它们能够扑向一群麋鹿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放过我们该多好啊。”比尔说。

亨利咕哝了一声，他的语调中并不全含有同情，他们一声不吭，安静地坐了一刻钟。亨利盯着火堆，比尔凝视着在火光外的黑暗中闪光的那圈眼睛。

“多希望我们现在已经在麦格里堡啊。”比尔又说道。

“把嘴闭上，别老是但愿那的、希望这的，”亨利很生气地爆出这么一句，“你胃不太好，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喝一匙苏打水吧，你会好起来的，这样就会在路上变得乖一点了。”

早晨比尔激烈的谩骂声把亨利吵醒了。他用胳膊肘撑起身子，看见狗群中间站着他的同伴，旁边是刚被添过木柴的火堆。同伴生气地抡起胳膊，因为生气脸也变了形。

“喂！”亨利叫着，“有什么事？”

“‘青蛙’不见了。”同伴回答。

“不！”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亨利从毛毯里钻出来跳到了狗的面前。他认真地数了一下，然后也和同伴一起咒骂起这荒野的威力，它又把他们另一只狗给抢走了。

“‘青蛙’是这群狗里面最强悍的一只。”最后比尔说。

“而且它也百分之百不傻。”亨利补充说。

在两天内失去了两只狗，这就是他们对死去的第二只狗所做的悼词。